

* 專題演講 *

《道藏》之性質

主講：柳存仁*

整理：黃瑩暖

一、《道藏》的源流

《道藏》是一部具有歷史性的書。它並不是在十五世紀的明朝時突然出現的；實際上，它是從南北朝、唐朝到宋朝慢慢累積起來的。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特殊產物，從宗教方面來說，是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與宗教領域相關學科的學者們研究的對象。由於它包含了諸如丹鼎、符籙……等許多特殊的材料，故與一般的學問關聯不大，但值得重視的是：道教最初並沒有太多哲學方面的東西，自漢至南北朝以降，道教漸次吸收古代《老子》、《莊子》等思想，作為它的重要經典；此外，又模仿佛教經典；由於佛教中無論大乘、小乘的經典都很多，於是道教中各方面的書籍也就慢慢多起來了。經過唐、宋，一直到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有所謂《道藏》——也就是現今我們可以讀到的《道藏》。關於歷史上《道藏》的發展，有許多很好的書籍可資參考，如陳國符先生有《道藏源流考》（1949，1963）、《道藏源流續考》（1983），日本學者吉岡義豐先生有《道教經典史論》（1955，1966），都可以幫助我們對《道藏》的歷史背景有所了解。

二、《道藏》的性質

《道藏》是一部大書，裏面包括許多種書，最多的一部書就有三百多卷，如

* 柳存仁先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名譽教授。本文為本所於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與臺灣師大國文所及歷史所合辦，邀請柳教授在師大所作之專題演講。全文由師大國文所碩士班黃瑩暖同學整理，並經柳教授修潤而成。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有三百二十卷、《道法會元》有二百六十八卷、《雲笈七籤》有一百二十二卷等。所以全部計約一千五百七十一種書。但如果要一本一本細數，由於它的數目龐大，加上其他技術上的問題，所得的數目也許略有出入。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知道它是一部大書。

《道藏》的性質不是類書，而是由一部部獨立的、彼此間可能無聯屬關係的書集結起來的，所以有點像叢書，因為叢書也是由幾種、甚至幾百種不同性質的書集合而成的。但從「叢書」的意義上看，它也有特別的情形，那就是說，它在理論上應該一定是宗教性的。如佛教的《大藏經》，包含經、律、論，分門別類，易找易讀，就可以算是叢書；明代還有一部指示讀《大藏經》的書，就是蕩益智旭的四十八卷《閱藏知津》，由該書可以翻查到《大藏經》裏的經、律、論等各方面的資料，藉此獲得一點兒閱讀的指導與方法。但《道藏》就比較凌亂，所以不容易從中覓得系統的線索得到入門的知識。也因為如此，單是《道藏》本身的性質——關於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便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道藏》內容的分類——「三洞」與「四輔」

一般說來，《道藏》分成「三洞」——「洞真」、「洞玄」、「洞神」，代表三個大的分類。這三個名詞也都有其歷史來源：在東漢到南北朝間出現「道經」之後，有的道經屬「洞神」系統，有的屬「洞玄」，有的屬「洞真」，我們如果詳細地研究，知道它們各有其分類的來源。至於其詳細分類方法，也因為時間關係，在此不能多談了。有人也許會問：什麼叫「洞真」、「洞玄」、「洞神」呢？研究道教的學者，也許會專就其名稱去解釋：如「洞」字，就是「明白得很徹底、清楚」之意；又如「真」、「玄」、「神」……等義，也都會各有一套玄秘的說法，恐怕會愈說愈玄，所以在此也暫且不表。

還有「四輔」——也就是「太玄」、「太平」、「太清」與「正一」。「輔」是「幫助」之意；一般地說，「太玄」類似「幫助洞真的部分」，也可說是「洞真部分的延長」；又如「太平」便類似「洞玄部分的延長」；「太清」似「洞神部分的延長」；而最後的「正一」，照道教的看法，是包含以上三者（「太玄」、「太平」、「太清」）——或六者（加上「洞真」、「洞玄」、「洞神」）——，有總結的性質。我們如果看《正一論》、《洞玄靈寶玄門大義》、《道教義樞》這些書，大致可以說明「正一」這種「總結性」的意義，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觀察與想

法。今天我想應該用實踐性的方法來為大家說明它。

1. 「三洞」各分十二部

「三洞」的每一類都分爲十二個部分：

(1) 本文

就是「經」，即道經。凡屬「本文」類的，都是道經。

(2) 神符

就是符咒類。但神符類中又不全是符——這就是《道藏》所以複雜的地方。比如說，其中可以找到「經」的文字，是另外分抄的，如《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TT185)，所抄的便是經文，不是符，此即例外的情形。

在我分給聽衆各位的講演綱要上可以看到一些號碼，如書名下的“TT185”等。“TT”就是羅馬字《道藏》的縮寫；至於數目字的來源，是因為最初的《道藏》是梵筭本，如佛經一般，以一頁頁大型紙張疊合，前後各夾一片木板，加以固定而成，這是最早的《道藏》，也就是明朝時《道藏》的面貌。（今所見《道藏》皆影印本，最早爲民國十二、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所印。今臺灣所見如新文豐、藝文印書館所印之《道藏》皆根據涵芬樓本。）最初梵筭本的《道藏》是用千字文來編號的，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一個字至少是一個號碼；有時一個字不止一個號碼，還可以分上、中、下，它所包含的東西更可能不止一種，例如「盈」字之下，就有幾部經包含在內，同時也有一部經要佔幾個號碼的。因此現在的學者改用線裝書分冊的號碼來紀錄它，比較容易查考。現在出現了較新式的《道藏》目錄（例如日本女子大學所編的），也是照此方法編成的。學者們撰寫論文所引，也以此號碼爲依據，或先寫出千字文編目，再附上現在所編的號碼；實則兩個方法比較起來，單寫號碼就可以了。

(3) 玉訣

等於傳統中國舊書中的「注」、「疏」、「箋」之類；所以「玉訣」就是「對經的解釋」。但本類中也不完全是註解，還包括歌訣之類的東西。

(4) 靈圖

包括好幾種圖。

第一種如胡愔的《黃庭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TT195)，爲唐宣宗大中年間

的書，描繪人的身體內部的情形。道教提倡「內視」，就是說在靜坐時可以看見自己身體的內部；這類的書就是在告訴人們關於五臟六腑內部的情形。這當然不能講是科學的。

第二種如《洞玄靈寶五嶽古本真形圖》(TT197)——通常稱作《五嶽真形圖》，是描繪中國的泰山、華山、衡山等五個著名山嶽，以供道教中人前往時參考，表面上說有點像地理圖或路程指導圖(其實內容卻很不稱)。

第三種如《許太史真君圖傳》(TT197)，是講古代道教的一個神——實際上就是東晉許遜——的故事，有點像現在的連環圖畫。(我過去曾撰文懷疑許遜是虛構的人物，但這只是我自己的考證，在道教本身當然是有信仰的因素在內。)

第四種是有關藥草的圖。如寇宗奭的《圖經衍義本草》(TT536-550)，為宋徽宗時的書。

第五種是講學問、講道理的圖。比如關於《易經》的《易象圖說內篇》、《外篇》(TT71-72)，是元朝時張理所撰的書，就是以圖解的方式來說明的。

各位看過以上五例之後，便可了解「靈圖」並不完全是宗教性的東西，還有其他性質的材料也包含在裏面。

(5) 譜 錄

為道教中的神、仙一代一代傳下來的、類似家譜的東西。如《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TT73)——又稱《真靈位業圖》，為南北朝齊梁時候著名的道教學者陶弘景所編，將道教的神分層次排列，有高有低。由於道教的神很多、很複雜，而且不屬同一個時代，要把他們湊在一起排列，就要想出很多方式，所以有的排在正中間，有的在左邊，有的在右邊；這樣還不夠，一層之上還有另外一層……。就像這裏師範大學的校舍：頭一進有一座樓，當中一進又有一座樓，後面又一座樓，接下來才是文學院。這種圖也是一樣：每一層次都有一個最高的神，這些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神的地位都很崇高，在我們看來，很不容易把他們組織起來；其中的高低層次、地位、尊卑，也有點像政府的組織那樣。其中也有儒家人物，及許多歷史上的人物在內，不過地位都很低。

但「譜錄」一類中也有別的東西。可能是傳記：如《太極葛仙翁傳》(TT201)——「葛仙翁」就是葛玄，三國時代吳國人，後來被尊奉為仙；另如《南嶽九真人傳》(TT201)，是唐時的書。這些材料中所講的是單獨的「人」，而不是譜錄。所以譜錄中的材料也不單純。

(6) 戒 律

是比較單純的一項。道教中的戒律，有許多是抄襲或參考佛教的戒律而來的。這方面的書籍很多，若想知道佛教、道教相互間的影響，這些書可以作為參考。

(7) 威 儀

就是道教每天要做的事。例如每天早上起來，必須做「早朝」——類似基督徒所作的「禱告」，中午、晚間也各有一次，這就是「三朝儀」；「儀」就是規矩。又例如「轉經儀」，「轉」相當於「唸」之意，因為要一面唸經一面走路，所以叫「轉經儀」，這和佛教的情形差不多。還有所謂「寶懺」，也是唸的，就是替人作法事、保佑他人平安、消災祈福等等儀式時所唸的東西。另有「齋儀」、「醮儀」……等。這類叫做「威儀」，因為作法事時一定要很嚴肅，並且要有種種規矩的緣故。

(8) 方 法

(9) 衆 術

這兩項比較複雜，其中還包括術數、養生之類的著述。

① 方法、衆術

一般而言，「衆術」包括「法術」，也就是我們認為具有宗教性及神秘性的東西。當然我們知道，實際上可能沒有「法術」這種東西，只不過有這類說法。我舉個比較有趣的例子，有這類法術描寫的，就是《鬼谷子天髓靈文》(TT579)。我們讀中國舊小說，就知道有不少舊小說多少會描寫一些法術；如《水滸傳》喬道清的唸咒降冰雹、高廉的用白紙剪的虎豹走獸之類；還有《三國演義》諸葛亮「祭風」……等等。《鬼谷子天髓靈文》是一本做學問的人很少去看的「怪書」，但是它對這些事情的確有參考的價值，各位可以去看看；當然，對於書中的記載，大家不過一笑而已，因為一定是不靈的。（《明史》卷二九九〈張中傳〉記他在明太祖和陳友諒大戰時曾用洞玄法祭風，大概是史實，雖然詳情沒有人知道。但是，元代至治年間刻的《三國志平話》卷中早有諸葛祭風的描寫。）

還有關於煉丹的書。煉丹很像是古代的化學。這類的書大概都列入衆術類。

「衆術」、「方法」二類，在我們看來，很難區分。因為「方法」也是「術」，「術」也是「方法」。不過它們之間似乎有一點分別，就是：關於今天我們所謂「法術」之類的，它是列在「方法」類中；關於煉外丹（也就是有點像化學的東西），它是列在「衆術」類中，屬「洞神」部。

同時，在「方法」類中也收有很多「經」。剛才說所有的經都在「本文」類中，但也有例外，像「方法」類中就有許多經。這類經都屬於法術、術數之類，大概因為性質特殊，所以從「本文」類中剔出，歸入此類。

②術 數

「衆術」類也包括「術數」，在古代是認為有像科學那樣的準確的，今天我們看來卻多數是迷信或半迷信的東西，例如遁甲、奇門、風水……等。古代這類的書很多，如《黃帝宅經》（TT135），裏面是講如何看活人的風水（一般看下葬地點的，是看死人的風水）；又如《通占大象曆星經》（TT136），為南北朝北周時的書，很有助於對古代天文曆法的研究；這本書在《道藏》裏有，而在別處已經不容易找到了。

③養 生

或「服氣」（「內丹」，如今日之練氣功）。這類的書列入「方法」類。如《養性延命錄》（TT572）——傳為齊梁時陶弘景所編，或說是唐初孫思邈編。

由以上可知「方法」與「衆術」二類實在很混亂，較難細分。

(10)記 傳

大抵為神、仙的傳記。但也不純粹。因為我們中國傳統的做學問（不涉道教），常常和地理、歷史方面的書有密切關係，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均是涉及多方面的。就像現在我們所讀的書之中也包括歷史地理一樣。在這個意義上，道教也有地理方面的書，如《茅山志》（TT153-158），就是記載茅山派早期的書，元時劉大彬所編；又如《西嶽華山志》（TT160），為金朝王處一所編，這類書也和記傳混在一起。

(11)讚 頌

等於基督教的讚美詩之類，即做禮拜時可供唱、唸的材料。

(12)表 奏

行禮時道士所燒的表，目標是要把他的啓奏上達於天。

這兩類，以現代的眼光來理解，大概可歸入「威儀」類，如此在分類上便可較為簡化。但目前這些概念尚不甚清晰，也未被規格化；所以：

第一、如果我們每個人真要把十二部分類弄得很清楚，讀書人恐怕需要一部一部地去查、去看、去了解；經驗豐富了，自然知曉個中差異。

第二、《道藏》是明朝正統九年、十年之間所印的書；明英宗以後，到了神宗

萬曆三十五年，又有《續道藏》。正統《道藏》有五千三百零五卷，《續道藏》則只有一百八十卷，將二者加起來，即可知全部卷數。如果以過去的商務印書館和後來臺灣的藝文印書館影印的線裝本《道藏》為準，則它一共有一百二十函，共有一千一百二十冊書。不過《續道藏》並不分類，所以它的分類工作尚待我們去完成。

2. 「四輔」不分類

我們發現：《續道藏》或「四輔」中雖不分類，實際上似有線索可尋。例如：四輔中的「正一部」（含有統攝之意），似乎具有排列的層次：先是「經」；再來是「威儀」類的材料——如「法籙」、「寶籙」、「延生保命籙」等。（道教的「籙」，是禮拜道教的神之後，道士給予信徒的東西，讓人供在家中，可以延生保命、招來好運和福氣。）接下來是「道法」方面，也就是「方法」方面的材料——如《道法會元》（TT884-941）；再來是「科儀」——如《道門科範大全集》（TT976-983）。但是一般而言，這種分類仍不可靠，因為，雖然「經」是排在前面的，但在後面卻又有經文出現。所以我們對《道藏》的理解仍然模糊，所知十分有限。

然而，無論是否專研道教的人，對《道藏》卻都有了解它、用它、參考它的需要。這是基於許多原因的。例如對於專門研究道教的人來說，「四輔」就是不可不讀的重要資料。因為有許多古代的道經，在別部找不到、疑似散佚的，都還被保存在「四輔」中。如齊梁時陶弘景的《真誥》，就提到許多關於他那一派（即上清派）的經，是《道藏》中其他部分（包括「三洞」）所查不到的；還有晉朝的《抱朴子》中也引了許多經，這些經的年代要比陶弘景更早，是現今無可查尋的資料，有的卻仍保存在「四輔」中，或多少還有些線索可尋。還有「正一部」也保存了許多「很像樣」的經——我所謂的「很像樣」，就是這些經的年代、淵源都可以查考得到的，如北周時所纂集的《無上秘要》（TT768-779，今殘本）中所引的經：《洞真上清神州七轉七變舞天經》（TT1030）、《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變經》（TT1030）、《上清丹景道經隱地八術經》（TT1039）……等均是。

說到這兒，相信各位至少對「《道藏》是一部大叢書」的想法已有了相當的了解。

(二) 《道藏》的內涵

1. 叢書中之叢書

《道藏》這一部叢書中還包含了別的叢書。我舉個例：如《道藏》中的《修真十書》(TT122-131)便是一部叢書，裏面包含好幾種書，例如它收有南宋寧宗、理宗時，著名道士白玉蟾的《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等。(白玉蟾應有其人。我看過元版福建建陽余氏勤有堂所印的白玉蟾的著作。元朝的人印刷南宋後期道士的著作，這應是靠得住的。)這三部書是元版的。元版書一般人是不容易見到的，除非在著名的圖書館或藏書家處才能見到；可是在《道藏》的《修真十書》中，這三部集子都有收錄。不過單從目錄上的「修真十書」項中並不能發現什麼，必須親自翻閱該書，從中去尋找，才知道它的面目。此外，《修真十書》中還收有道教其他的著作。這就是《道藏》「叢書中還有叢書」的特點。

2. 類書來源

《道藏》本身雖不是類書，其中卻含有類書。如宋朝著名的《太平御覽》，原書共一千卷；在《道藏》目錄中居然也找得到《太平御覽》。是整套《太平御覽》都收入《道藏》中嗎？還是《道藏》中的這套《太平御覽》是假的？都不是。《道藏》所收錄的是原有的《太平御覽》「道部」中的一小部分——第六百七十四卷至六百七十六卷，而捨卻其他部分不錄。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說它不算類書。這是一個小例。

又如《雲笈七籤》，是北宋真宗時代，編完當時大型的《道藏》之後，命道士張君房所輯的總結性的書，共一百二十二卷，類似小型的《道藏》，對入門者而言，是很好的閱讀材料。(《雲笈七籤》不止見《道藏》，亦收入《四部叢刊》，二者所收為同一版本，皆影印本。)[七籤]指的就是《道藏》的「三洞」與「四輔」。這部書也算是類書，因為其中也有分類；雖然它的分類模糊，但若熟悉其內容，就知道它的確可用。此外許多今日早已認為亡佚的書，年代在北宋真宗時，或唐、宋之前的，有些還可以在《七籤》中找到。這些材料的性質不一定是道教方面的，但研究道教歷史的人便知道：有許多古代道教的書，在現今可見的版本都是後出的；因為後出，所以在版本方面無大用處，不能證明原書是很早就有的。但從像

《七籤》這些書中所引的材料——比如書中引到葛洪的《神仙傳》，至少可以推知它用的是北宋時期的版本；雖然我們所見的不是真正北宋的版本，但是至少可以承認材料是北宋的。所以由《雲笈七籤》中，一方面可以窺見當時人異於後人的見解，另一方面，在實質上來說，它的材料也比較早。

還有另一種小型的類書，如唐高宗至武后時王懸河所編的《上清道類事相》(TT765)，只有四卷，但其中的分類很清楚，可供查考道教中較細瑣的材料。

3. 諸子與術數來源

講到這兒，我所說的主要不過是「道教」二字罷了。我不是道教徒，和各位一樣地，我只是普通的讀書人；我對道教發生興趣，主因是多年前聽了一位前輩陳寅恪先生提出的意見：「道教是中國唯一的宗教。」他的意思是：道教是本土發生的，不是像許多別的信仰是從外面來的；其次，道教也不怎麼影響中國以外的國家。其實對陳先生這兩句話，我們還可以有一點修正：因為道教也吸取了許多外來信仰的材料，比如古代摩尼教、佛教中的東西，都被吸收在道教的書籍裏；另外，現今如日本、韓國，及過去的越南，甚至今日的新加坡，都有道教的活動，這樣就不能說它對中國以外的地方沒有大影響。至於它對中國人本身的影響更是很大的，尤其宋、明研究理學的儒家，他們都不能不接觸到「道教」這兩個字，如二程、朱熹等，遑論與道教關係密切的像邵雍等人了。就連極普通的學者，如《明儒學案》中所載喜歡爐火、齋醮之類的普通學者也很多。幾乎有一千年——起碼也有幾百年的時間，道教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所以作為一個普通讀書人，我們應該對《道藏》持有一份探究的興趣。

過去的學者們，如清朝的錢大昕、孫詒讓，清末民初的劉師培等人，都對《道藏》發生過興趣。錢大昕的時代（即乾嘉時期），《道藏》是不許一般人流通的，要看的話，只能到道觀中翻閱。（當時都是梵筭本，沒有線裝本，更沒有影印本。）再不然，就要去廟裏抄寫或買鈔本。如錢大昕的《潛研堂文集》裏便提及自己曾到南京朝天宮、蘇州玄妙觀去抄、買道經。他們這樣做，目的在讀《道藏》中所收的儒家之書，對於符咒之類就不讀，錢大昕說：「皆吾儒所當讀之書，而科儀、符籙不預焉。」（《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道藏闕經目錄〉）

《道藏》中還有《老子》、《莊子》、《墨子》，甚至《韓非子》（至少是明版的《韓非子》）——《道藏》中有《韓非子》，也令人意想不到。所以若要研究

古書，要作校勘，常常需要引用《道藏》的版本。比如孫詒讓《墨子閒詁》註解中常有「《道藏》本曰」，所「曰」的是什麼，我們便要拿《道藏》來對一對。我讀《墨子閒詁》，有時便拿《道藏》本來相比對，因為排印的書本難免會有錯字，所以要稍微看一看《道藏》。

又如劉師培在宣統末年到白雲觀看《道藏》，也寫過《讀道藏記》，其中有極短的文章（只有幾行字），也有很長的文章；比如關於一部叫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的書，劉申叔便寫了一篇很長的文字來談論它。

以上是傳統讀書人之所以要看《道藏》的原因。我們雖然也是讀書人，但還不完全算是傳統的讀書人，所以我想，對於錢大昕先生說「不看」的東西，我們現代人也應該看看。比如關於陰陽五行之類的書，實際上錢大昕、戴東原等人都看的，我們今天反而有許多人不容易看懂它。在座各位之中，不知有沒有人是專門研究奇門、遁甲，或是風水……等術數方面的學問的？在今日，普通人未必有術數方面的學問，即使有，也會被認為是「迷信」或「假科學」；但縱使是「假科學」，也應該研究它究竟「假」到什麼程度、荒謬到什麼程度，反過來說，如果裏頭還有一點兒很像樣的東西，也要查出它像樣到什麼程度。所以在我送給各位的資料中也附有術數方面的材料。^(註)當然，其中的《易經》不完全屬術數，但由於後世多利用《易經》來占卦，所以關於《易經》的書也一併列入；還有遁甲、太乙、六壬（一種特殊的算命法）……等。這類的書，有些傳統的學者還是讀的，甚至還是懂的。如果普通讀書人要想知道「什麼是奇門」、「什麼是遁甲」，那麼起碼錢大昕的書還可以看；如《十駕齋養新錄》，裏面有一條是「奇門」，有一條是「六壬」，各位不妨找來看一下。因為像錢先生這類學者所引用的，也許是《晉書》，也許是《漢書》，也許是《史記》，多為早期的、沒有太多道教或後來迷信成分的材料，所以更可以幫助我們做參考。

4. 「外丹」與「內丹」

這也是在《道藏》中可以見到的。各位也許有時想看，但並不是完全能看得明

註：如《周易》、陰陽五行、《周易》筮法、太乙（如《黃帝太乙八門入筮訣》，TT324）、遁甲（如《秘藏通玄變化六陰洞微遁甲真經》，TT576）、六壬（如《太上六壬明鑑符陰經》，TT577）、相宅（如《黃帝宅經》，TT135）、堪輿（如《儒門崇禮折衷堪輿完孝錄》，TT1089-1091）、紫微斗數（如《紫微斗數》，TT1114）、天文、曆法等。

白；我現在就稍微介紹關於這方面的一點知識。

(1)「外丹」

「外丹」即所謂爐火，因為煉丹需要用爐、用火。《明儒學案》裏記載著許多學者，都是一方面講孔孟聖賢，一方面也服點藥。（其實這也不算稀奇，像我們每天不也吃點維他命之類的藥品嗎；不過他們的想法當然和我們是有出入的。）其中還包括扶乩。據《明儒學案》所載，何心隱（梁汝元）就是利用扶乩的方法把嚴嵩的勢力打倒的——他真是個厲害的人物。我舉這個例，可以說明這套迷信在我們社會裏有種種的活動。其中不完全是迷信、也不完全是科學的部分，就是古代的煉丹。古代的煉丹就是在求「不死之藥」；「不死之藥」是很早就有的東西——在戰國時就很普遍了，如《戰國策·楚策》中便載有「不死之藥」的故事；像秦始皇、漢武帝，一直到唐憲宗、穆宗、武宗、宣宗、明世宗、光宗等皇帝，都是想服食「不死之藥」的，後來有的果然吃了，而且也吃出大問題來了，因為有些藥含有重金屬的成分，是不宜多吃的。

從另一方面說，歷代在煉丹求藥方面所作的研究，對於刺激化學、醫藥等知識也有相當的貢獻。所以如果研究古代道教歷史，便知道道教中人如何將鉛與汞化合，目的是想製造出些什麼，所得的結果有硫化汞等；古代有時候用到砷——我們知道砷是有毒的，但是就是在近代也曾有很長的一段時期，用砷來醫治梅毒，由此可知古代在這方面的成就也是很厲害的。

(2)「內丹」

這一方面比較複雜，一般人不容易明白，我們都在嘗試著盡量去了解它。

簡言之，「內丹」是藉修持方法希望從身體中產生體內的「丹」。它假設人的心有「火」，就用《易經》中的〈離〉卦去代表它；又假設人的腎部有「水」，就用《易經》中的〈坎〉卦代表它。（現在的中醫也常這麼說，例如平常感到十分疲勞的人，中醫便說他是「腎水不足」，需要調理云云。）在道經來說，煉「內丹」的目的，就是使人身體中的「水」、「火」調和，即所謂「坎」與「離」的調和。若在人的身體方面只是這樣的理論，那麼多數人也許尚可以接受，因為這是屬於「人體科學」的東西。可是進一步的理論就很玄妙了：是說作了這樣導引的工夫之後，身體裏會結出一個「丹」來，叫做「金丹」或「內丹」；更玄妙的是，這個「丹」可以從腦袋中一直衝出去，成為身體以外的另一個身外身。因此你明明還坐在這兒，你的精神已經到那邊吃飯去了；又譬如我在這兒做報告，很苦，但同時我

還可以在那邊吃東西。而且「那邊的我」也知道「這邊的我」很苦！這是迷信的事。但迷信的事還不止如此。

以上所說的是「單修」。「內丹」可以一個人煉，比較純淨；也可以男女合煉，就是「雙修」——實際上恐怕都只是古人的一種想法。中國人在古代其實是很乾淨、很健康的一個民族，所以古代很注重男女性生活——至少在董仲舒時已如此，《春秋繁露》第七十七〈循天之道〉中就提到年輕人婚後如何「做愛」的事。他說：「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新」是指年輕人，「一遊於房」指「做愛」，年輕人要每隔十天才辦一次這件事；至於年紀大的人，（《繁露》說是「大衰者」），要十倍於年輕人的間隔，也就是每十個月才可以「一遊於房」，意思就是最好不要有性生活了；這也是很正常的說法，只是隨個人聽不聽罷了。可是在《漢書·藝文志》中就載有「房中」的書，那些書中有一部分已經亡佚了，保存下來的，在唐朝時東傳到日本，清末葉德輝就蒐集日本醫書中所有關於這類的書，編成《雙梅景閣叢書》，其中記載有許多某某「方」，如《素女方》等，雖然是以男性觀點、男性中心來寫的，由於是唐以前的材料，而且是比較像樣的材料，所以我認為不必如許多老一輩那樣視為荒誕不經、不該看的東西，而不妨把它們視為健康的、注重性生活方面的書。不過這些還不是講「雙修」的書。

道教的「雙修」一方面很玄，一方面很容易被有錢人所利用。古代有錢的人也就是有勢力的人。古代女子的地位很低，而男人——特別是有錢有勢的男人，地位特別高，所以都娶、納了許多妻妾，相傳古代的黃帝就擁有八十一個女子；妻妾衆多，因而需要一套複雜的男女同房的方法，傳統的經書中就有這類行爲的記錄與解釋。另一種是比較荒謬的說法，例如宋朝《太平廣記》引葛洪《神仙傳》「天門子」（一位神仙的名字）條說：「陽生立於寅（即早晨三點到五點），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即下午三點到五點），純金之精，天（或作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之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說男子必須注意的事：因為男子是「木」，女子是「金」，所以木遇金會「無往不傷」，所以「陰能疲陽」；又說女子搽粉的原因，就在於它們都是「金」屬的材料。這類知識，也只是後來的道教所謂「雙修」知識的一部分罷了。男女雙修的結果，會得到一個「內丹」；剛才說過，「單修」的結果也會得到一個「內丹」——那麼，到底什麼是內丹？實在太不容易用現代人的觀念去明白它了。所以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用現代的觀念，與現代科學家的理解去解釋。何謂「內丹」？李約瑟（Joseph Needham）

的《中國科技史》第五冊第五分冊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 5*) 就是專門講「內丹」；其助手（現為其夫人）魯桂珍女士 (Lu Gwei Djen) 也寫過一篇談「內丹」的文章 (“The Inner Elixir [Nei Tan]: Chinese Physiological Alchemy”，收入 Mikulaš Teich and Robert Young (e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ssays in Honour of Joseph Needham*, Lond., 1973)，這些文字解釋宋、元、明時期所謂「內丹」，是比較能夠讓現代人用現代分析的頭腦去理解它，而不太涉及古代的迷信的。當然，他們對「內丹」有批評、有佩服，也有懷疑之處，相信各位也是如此，不妨去看看他們的著作。

5. 佛經來源

《道藏》中還有一部分材料來自佛經。各位如果對於佛經有興趣，就知道《道藏》中的道經抄自佛經的情形非常多。所以在《大藏經》中（多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二函）就有佛教徒批評、諷刺南北朝或以前道經抄襲佛經之事的文字。關於到底「道教中的什麼經」抄自「佛教中的什麼經」，最好能夠有一份嚴謹精細的對照表，可讓人一目了然，無師自通。但因為佛經的篇幅通常都很大，所以這種工夫也不太容易做。我舉幾個例：如道教的《太上靈寶元陽妙經》(TT168-169) 主要是抄自佛教的《大般涅槃經》的；道教的《洞玄靈寶太上真人問疾經》(TT758)，一看到「真人問疾」便令人聯想到佛經中的「文殊問疾」，而這部分經中部分也有抄自佛教的《妙法蓮華經》的字句；更滑稽的是，道教也有自己的「《妙法蓮華經》」——《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TT1058)；此外如《太上元始天尊說金光明經》(TT32)、《太上元始天尊說大雨龍王經》(TT29)……等等都有佛經的影子。有的道經名稱上有「業報因緣」、「本行因緣」、「生死輪轉」、「運度劫期」……等字，一看便知是利用佛經的。如「劫」、「輪迴」都是佛教的觀念，還有「龍王」，中國古代只有「龍」，像《易經·乾卦》一開始便有，那是中國古代的「龍」，與「龍王」沒有關係。佛教傳入中國翻譯之後，才有「龍王」一詞，而一般人也理所當然地以「龍王」就是「龍中的王」的理解接受了它，到了唐代，「祭龍王」已成為官家祀典（《通典》卷四十六，天寶十年），不過那已是佛教傳入後的事，中國古代是沒有「龍王」一詞的。

還有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佛教的「盂蘭盆會」，也就是道教的「中元節」；佛教的「地藏王菩薩」也就變成了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這些都是道教和佛教

有關係的例子。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鎌田茂雄教授編有《道藏內佛教思想資料集成》，1986年出版，把道經中所有佛教思想的東西全部收錄進去，很值得參考。不過，該書並沒有把「什麼經是抄自什麼經」這樣的脈絡線索整理出來，所以也還留有要我們去努力的地方。

6. 其他容納

《道藏》中醫藥方面的書也很多（我以為這是我可以略去的部分）。如前面提到的《圖經衍義本草》（TT536-550），是宋徽宗時一位專門蒐集各地藥材，名叫寇宗奭的人寫的。書中記載中藥材料，十分詳細，比如「前胡」這種藥，他知道在淄州（今山東）、絳州（今山西）、江寧府（今南京）、建州（今東北、遼寧一帶）、成州（今陝西）等五地有，便畫了五張不同的圖來說明，每一地所畫的「前胡」都有一點不同。當時沒有照相技術，圖上也沒有彩色，但由此可以看出那時候的人，在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依然能細心研究到如此程度。

明朝也有和它類似的一部書，叫做《本草品彙精要》，是明孝宗時半官方編輯的。此書原為鈔本，沒有刻版；最初是獻給皇帝看的，所繪的圖相當精妙，而且都是彩色的。（各位如果到著名圖書館去看古代各國鈔本彩色的書，就知道不論該書來自何地，都是很漂亮的。）這是《道藏》以外的書，我在此提出來，是要告訴各位：這部重要的鈔本現在不在中國了，被日本武田藥廠買去，至今三十餘年，卻還不曾公開讓人看。各位將來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去那邊看一看，或研究它。

我舉這些例子，是要說明《道藏》中有許多和宗教無關，和中國普通讀書人的學問關係也不大的書，但卻和科技及其他方面有關。例如《盤天經》（TT1004）是關於天文的書；又如《全真坐鉢捷法》（TT988）（「全真」是南宋、元朝時中國北方的道士之稱），是古代講銅壺滴漏的書（那種東西可以帶著走，也就是攜帶型的計時器，其意義相當於現在的手錶了），《道藏》中類似這種科技的書多得很。還有一本相當特別的書，叫做《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TT103），如果把它視為歷史材料的話，它所記載的是北宋徽、欽二帝時（北宋末年）道教的一派。書中提到傳染肺病的事。由其中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已經知道傳染病人的用具應如何洗滌，病人死後，其器物、衣服應如何燒燬等知識。關於這項觀察所得，歐洲人同性質的記載最早有1546年義大利出版 Girolamo Francastoro 的 *De*

Contagione et contagiosis morbis 一書，但寫這部書的醫生卻不知道，中國的道教徒在他之前四百多年就已經有這樣的記載了。